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年

第**九三一二**次会议

2023年4月27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涅边贾先生	(俄罗斯联邦)
成员:	阿尔巴尼亚	霍查先生
	巴西	小科斯塔先生
	中国	耿爽先生
	厄瓜多尔	蒙塔尔沃·索萨先生
	法国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
	加蓬	比昂先生
	加纳	奥蓬-恩蒂里女士
	日本	石兼先生
	马耳他	加特女士
	莫桑比克	费尔南德斯先生
	瑞士	贝里斯维尔夫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努赛贝夫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克斯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德劳伦蒂斯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 (1998)、1199 (1998)、1203 (1998)、1239 (1999) 和1244 (1999)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23/247)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 上重发。

23-11959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 (1998)、1199 (1998)、1203 (1998)、1239 (1999) 和1244 (1999)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23/247)

主席 (以俄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多尼卡·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3/247，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齐亚德女士发言。

齐亚德女士 (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向安全理事会通报科索沃最新动态，在最近的报告所述期间，科索沃动态包括一些严重挑战和为使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关系更趋稳定和实现正常化所作的重要集体努力。双方将需要共同努力，以实现双方关系可能出现的积极变化，特别是鉴于之前在2022年大部分时间里出现了循环往复的紧张、挑衅和不满情绪，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继续存在，甚至在最近几天也是如此。

秘书长报告 (S/2023/247) 详细记录了有效、及时的预防行动的经常失败。如果不努力加强恢复谈判的机制，科索沃内部失去信任问题可能会恶化，给区

域稳定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应当持续重点关注2月27日在布鲁塞尔得到共同确认、3月18日在奥赫里德得到进一步阐述的原则和宣言，同时，各方以及谈判统筹者和支持者还应当勇于率先采取行动。

双方已经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走向正常化道路的新协议做出了具体的承诺，与此同时，还可以立即采取步骤，在当地展示诚意。要取得实际进展，就必须恢复那些对双方意图产生怀疑者的信心。领导人应采取负责任的步骤，减少在最近几个月来削弱公众信心的问题上进一步对峙的可能。

这些问题包括促使科索沃塞族人在11月大批退出科索沃机构的事项，以及在上周日进行的地方选举中导致公众舆论两极分化的问题。应采取步骤，以表明警察和司法机构完全不受政治议程和政治干预的影响。在影响公众生计和人权的问题上，例如在侵占财产和能否指望司法机构公正的问题上，必须不断与公众进行明确沟通。必须让伊巴尔河两岸的普通居民放心，以消除他们的不信任和不确定感。应当避免指责性的言辞，应当用提振信心和乐观态度的具体理由来消除恐惧。

4月23日的特别选举和平而平静。同时，必须把代表权问题作为当前进行之中的更广泛的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加以解决。市级当选领导人、警察部队和所有公民服务机构应当真正反映和实现其当地选民的利益。

5月2日，双方有望在欧洲联盟 (欧盟) 的推动下，认可关于失踪人员的联合声明，这有可能使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持的现有工作组内，恢复关于失踪人员的全面合作。这将为双方家庭提供机会，获得有关其亲人的答案。同样，管理团队提出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章程草案，应立即得到详细和有诚意的审议。制定全面的实施路径是各位领导人在下一次高级别会议上最起码应当为公众做到的。联合监督委员会必须证明其运作高效，对双方行动的监督有力，这一点不可或缺。

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本次会议是在重要的周年纪念日的背景下举行的，这为考察最近的动态提供了

一个重要视角。这些周年纪念包括2003年塞萨洛尼基首脑会议20周年，欧盟在会上宣布明确支持西巴尔干的欧洲视角。正如人们还广泛注意到的那样，本月是在布鲁塞尔签署《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十周年。正如提交安理会的许多报告所概述，在这些年中，当地和国际两级的承诺和行动不一致，经常限制了在推进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2022年下半年，各种行动和反应使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进一步偏离此前在欧盟促成的对话框架内商定的路线，甚至令人担忧地接近肢体对抗的边缘。这些是负责任的领导人现在必须努力改变的趋势。

我在与包括市政、宗教、民间社会和商业组织在内的众多对话者的互动中，遇到的最常见情绪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沮丧和担忧。然而，我同样看到努力创造更美好现实的精神和意愿。在我们与所有人一起努力争取积极、切实的变化时，我们珍惜这一点。

该地区的邻国，即已经是欧盟成员的国家渴望加入欧盟的国家，也在观察。商业和投资只会绕过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地区，或者紧张局势威胁到基本制度稳定的地区。该地区的领导人已表示，他们支持双方目前正在开展的沿着正常化道路前行的进程。许多国家正视并克服本国过去遗留的挑战，向着实现稳定、和解和进步的方向前进。它们的做法是，运用创造性方式并怀抱长期政治责任感，解决困难问题。

在该地区，正在通过促进能够而且应该加快的重要倡议，包括通过在实现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来寻求减少经济发展与合作所面临障碍的机会。为支持这一进程，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将继续尽一切努力，帮助双方及其支持者从改善沟通和对共同问题的理解——以及执行解决办法——中获益。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纪念日。今年也是在科索沃特派团建立信任议程标题下开展工作五周年。该活动方案持续支持在实地真诚努力促进社区间信任、复原力和信心的人。从长远来看，这是对能够积极重塑各级关系的人士的投资。我们的重点是增强社区的权能，

使其在超越族裔分裂偏见和政治言论的空间中蓬勃发展。建立信任可以直接帮助照亮政治正常化的道路。政治协议需要这样的土壤来成长。这些方法合在一起，标志着为所有人实现更可持续、和平和最终繁荣的未来的真正道路。

我谨着重介绍特派团采用数种方法，增强建立信任倡导者的能力，以克服沟通不畅和频繁的政治谩骂造成的分歧。其中包括支持语言权利和语言学习，通过该方法，科索沃特派团赞助的学习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在线平台有7万多名用户。我们正在通过失踪人员资源中心帮助失踪人员的家属。我们正在并将继续促进赋予青年和妇女领导人权能，为他们参与各级决策提供实质性平台。我们正在通过改善法庭基础设施、免费法律援助和法律口译服务，帮助确保平等诉诸法律的机会。下个月，我们将启动一个由当地建立信任倡导者设计和领导的社区对话中心。我们继续加强与联合国各机构和我们所有国际伙伴的协调一致跨领域合作。尽管面临各种挑战，我们正在共同稳步扩大政治妥协的支持者，同时展示这条道路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积极影响。

我们所有人都应期望，国际努力的积累现在将为正常化指明一条现实的道路。这一进程的障碍可能表现为故作姿态或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打开公众接受的空间。落实工作肯定会面临许多陷阱，需要耐心。然而，这些陷阱都比不上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交付成果给人民带来的好处。

科索沃特派团将继续致力于在各级支持所取得的进展，这是我们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我们这样做是希望政治领导人所作的选择、履行他们的义务和承诺，将为理应获得更好待遇的一代人带来更多机会。为了发挥我们的作用，在我们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伙伴们共同努力的时候，特派团继续依赖安理会的支持。我感谢安理会的这种支持，感谢促进符合科索沃和该地区新一代人利益的解决方案。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齐亚德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

长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文口译由代表团提供）：一如既往，我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我相信，秘书长特别代表齐亚德女士的努力具有建设性意图，我们赞赏她的愿望和承诺。然而事实是，我们今天审议的报告（S/2023/247）现在不足以、将来也永远不足以让大家全面透彻地理解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安全和其他挑战对地区和全球流动的全部影响。因此，继续以公开方式审议秘书长的报告，对于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和公众更好地描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地区复杂和令人不安的局势至关重要。

我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在本机构从未听到如此强烈呼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声音。这正是塞尔维亚共和国过去24年不断发出的呼吁，但有一个微小而重要的区别——我们被强大的少数国家引导，认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例子是所谓的独特案例。纵观历史，事实表明，这种例外会创造先例，而先例会极大地影响国际法现行规则和对国际法规范的解释。显然，存在双重标准，导致我们对尊重联合国每个会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普遍原则有不同的解释。显然，这种解释不适用于塞尔维亚。

正因为如此，我有责任呼吁始终如一地执行有效的——我再说一遍，有效的——第1244（1999）号决议，遗憾的是，该决议迄今没有得到始终如一或充分的执行。与此同时，根据该决议，我们呼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不要削弱其存在和行动，保持能力、全部范围和任务授权不变。安理会1999年通过的第1244（1999）号决议仍然有效。安理会要么废弃这项决议，要么尊重它。如果安理会不尊重它，那就是一个联合国是否还存在的问题。

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正处于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政治上重要，或许是决定性的时刻。一方面，在欧洲联盟（欧盟）的调解下，2月27日在布鲁塞尔和3月28日在奥赫里德达成了协议，我们由此得以保住了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势头。另一方面，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本身部分显示的那样，实地仍然存在恐惧、不确定和带给塞族以及其他非阿族社区压力的气氛。

第一，必须连贯一致、全面地执行过去各项协议，首先是10年前我同凯瑟琳·阿什顿和哈希姆·萨奇共同签署的《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有必要尽快建立塞族市镇联盟，因为这是保护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社区权利和安全的唯一可能机制。

10年前，2013年6月14日，就在这个会议厅里，安全理事会在签署《布鲁塞尔协定》后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评估认为该协定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其报告（S/2013/254）中指出，该协定规定建立一个拥有章程和一系列职能的塞族市镇联盟。当时的美国常驻代表团常驻代表苏珊·赖斯指出，《协定》重申北部塞族人享有意义深远的市政自治权。法国大使布里安说，科索沃必须为一个未来塞族人占多数地区的共同体提供实质性自治。

这10年里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知道，普里什蒂纳有意回避这一义务。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只是在5月2日才开始谈论这一重要议题，尽管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丰特列斯认为这是执行欧洲计划的关键的第一步，他告诉整个欧洲共同体，必须现在就组建塞族市镇联盟。

考虑到迄今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肯定，库尔蒂将永远不会履行组建塞族市镇联盟的义务，因为和平对话取得成功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将所有塞族人驱逐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成员们知道，建立塞族市镇联盟是进一步执行在布鲁塞尔和奥赫里德达成的协议的首要必要条件。换言之，必须确保生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所有人过上有尊严的正常生活。

我要强调，塞尔维亚共和国将采取一切法律、政治和经济措施，保护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以及其他非阿族民众的生命以及基本人权及政治权利。为推进塞族社区的全面社会和经济进步，塞尔维亚政府将通过一项特别投资方案，加快基础设施发展，并

增加对经济、农民、青年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财政支持措施。

严酷的事实是，过去20年中，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从一个多族裔的环境变成了几乎纯族裔的领土。我要再说一遍，曾经有4万多名塞族人住在普里什蒂纳，而今天只有不到100人。在我出生的古皇城普里兹伦，我今天需要获得许可才能访问，那里过去曾经有10000多名塞族人，而今天只剩下大约20人，如此种种。成员们会用什么词来描述这一现象呢？根据这一现象，正在有系统地消灭所有塞族人，同时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利。有人支持这种破坏性行动吗？谁在提供支持？

令人震惊的是，在第1244（1999）号决议通过24年后，报告仍然称有20万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流离失所者。返回人数很少——我们正在审议的这份报告记录有112名自愿返回者，其中60名是科索沃塞族人——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将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让所有流亡者返回家园。成员们没有听错：几个世纪。返回率仍然不到2%，确切地说是1.9%，是世界上冲突后地区返回者的最低比例。这个数字是普里什蒂纳的民主发展及其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和阿族人和平共处作贡献的结果吗？安理会真的认为不应再提这个问题了吗？那些被驱逐的人应该永远被驱逐吗？或者第1244（1999）号决议——本机构的一项决议——说的是另一回事？

我们还看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尔维亚东正教精神遗产受到科索沃阿族人的攻击，原因有二。他们把这种遗产说成是中世纪阿尔巴尼亚文物的一部分，或者错误地说成是拜占庭或伊利里亚文物。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正目睹历史被抹去，塞尔维亚东正教的某些建筑被摧毁，东正教墓地被亵渎，宗教自由权被剥夺。公民甚至不能拜访安葬他们祖先的墓地。

这是一些人的自决以消灭其他人为代价的原则吗？普里什蒂纳的目标和意图是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抹去塞族人的一切痕迹，这一点在这一行动中也很明显。请允许我补充指出目前在宗教节日频繁发生出于族裔动机的袭击的趋势。11岁男孩斯特凡·斯托亚诺

维和他21岁的表哥米洛什·斯托亚诺维奇受伤，他们的罪过是庆祝东正教圣诞节，去森林里砍一棵圣诞树，由此我们要问，我们正在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剩余的塞族人口发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为从科索沃流亡的20万塞族人的返回创造了什么机会？剩下的非阿族社区的前景如何？

合法当选的塞族代表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民主现状心灰意冷，退出了政治生活，他们坚持要求满足众所周知的条件：首先，正如在这里得到明确支持的那样，建立塞族市镇同盟，这是普里什蒂纳的一项国际义务，本机构十年前就已提及；为塞族人提供行动自由；以及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撤出非法部署的阿族警察部队。所有这些在《布鲁塞尔协定》中都有规定。贝尔格莱德支持此类和平抗议，认为塞族的要求合理、合法。我谨提醒安理会，在过去一年中，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的基本民主权利受到两次侵犯：一次是他们受到阻扰，未能进行公民投票；另一次是在4月3日的选举中，投票未能进行，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接违反了第1244（1999）号决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决定。自相矛盾的是，普里什蒂纳现任领导层坚持最近在塞族人口占多数的四个市镇举行特别选举。

塞尔维亚完全反对以暴力和非法方式举行特别选举，因为我们完全清楚普里什蒂纳现任领导层作出这样一个决定的动机：举行特别选举显然是企图强行剥夺塞族的权利和权限，并建立全面控制。显然，这样一个步骤得到了那个有权势的少数群体中的某些人的支持，因为承认这次特别选举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主的失败——也就是说，这是对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的占领。我谨提醒安理会，选举是在对塞族和其他非阿族人开枪的同一批人看守的集装箱内，在巨大压力下，以暴力方式举行的。

当然，在总计45095人中，只有13名塞族人在这些选举中投票。在族裔间关系明显紧张之际，在总人口中只占2%的人——1500名投了票的阿族人（总人口45000）——决定占总人口98%的人的命运，这看起来是否正常？是否合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普里什

蒂纳加入欧洲委员会的问题正在被强行审议之际。这种试图将组建塞族市镇联盟推迟整整10年的讹诈和政治伎俩必须受到明确而广泛的谴责。现任阿族领导层甚至不关心这些法规，更不用说这些机构的共同价值观了。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这些机构的成员资格来实现自己的世俗政治目标而已。

普里什蒂纳显然认为，他们开创的先例超越了任何权利，他们的每一步行动仍将得到谅解。这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们获得的与欧洲联盟的签证自由化不涵盖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也就是说，与阿族人相比，塞族人受到了歧视。所有过早地加强普里什蒂纳能力的机制只会进一步激怒塞族，剥夺他们的权利。如果不作出反应就意味着赞同，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得到这样的印象：普里什蒂纳现任领导层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非阿族群体施加压力的破坏性做法正在被合法化，并受到奖励。这会给“塞族名单党”代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的合法代表——带来有悖民主的特别影响。科索沃安全部队的许多人只被关押了三个月就获释，而“塞族名单党”副主席Bratislav Nikolic和来自波黑塞族共和国的四名塞族人则因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至今已被监禁18个月。

由于去年底该省的安全局势极度恶化，塞尔维亚完全按照第1244 (1999) 号决议的规定，提出让最多1000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成员返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请求，但该请求未被接受。因此，不会出现任何左右为难的情况，这符合安理会通过的第1244 (1999) 号决议。我们坚持认为，驻科索沃部队 (驻科部队) 应做出更多努力，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的生命权和安全。去年，在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塞族占多数的城市，所谓的区域行动支助股特种部队在未经驻科部队和四名市长同意的情况下，入侵这些城市多达12次。在这一年中，已记录到五起此类非法入侵事件。这类事件可能导致暴力难以控制地螺旋式升级。

我谨借此机会指出普里什蒂纳现任领导层的另一个消极行动方针：把所谓的特种部队和警察的代表作为加剧族裔间紧张关系的工具。这方面的例子不少，

正是所谓的“科索沃安全部队”的代表在庆祝一个宗教节日时参与了上述袭击塞族儿童的事件。因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违反国际法，不顾联合国、欧洲联盟和北约的警告，将所谓的“科索沃安全部队”改编成军队的进程仍在继续。我提醒安理会，根据第1244 (1999) 号决议和《军事技术协定》，只有国际安全部队 (驻科部队) 才有权处理安全的所有军事方面。如果不是威胁，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在完全是塞族人居住的领土上挨着行政线建立据点和基地的做法？

尤其令人关切的是，将所谓的“科索沃安全部队”成员纳入联合国驻马尔维纳斯群岛武装部队步兵部队的安排被付诸实施。这一举动不仅完全违反了第1244 (1999) 号决议，而且也完全违反了大会关于和平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的相关决议。

成为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是塞尔维亚的战略承诺。我们赞同并倡导欧洲价值观，主张始终如一地遵守国际法基本准则，尊重联合国赖以建立的各项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致力于在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中寻找可持续解决办法的进程，我们认为这对整个区域、欧洲乃至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局势具有战略意义。从我到目前为止的陈述中，你们有机会听到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不稳定的安全局势。另一方蓄意利用这种局势阻止我们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寻找妥协上。对于履行所承担的义务来说，一年时间就够长的了，更不用说十年。

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些义务，因为否则我们将完全辜负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居民的期望。我们必须真诚地致力于对话，但不幸的是，我深信，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也将听到普里什蒂纳代表的发言中听到对塞尔维亚的一系列指责，指责塞尔维亚对《奥赫里德框架协定》显然有不同的解释，大讲特讲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冲突的后果。这一次，会臆想出塞尔维亚的责任，把塞尔维亚描绘成别人的工具。有趣的是，普里什蒂纳的代表如此轻描淡写地谈论庇护问题，却强调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要负全部责任。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沉默留下的一声惊雷。他们只字不提自己对目前安全局势的责任，也未提及自己未能履行义务，如组建塞族市镇联盟。我必须再次毫不含糊地明确呼吁根据《布鲁塞尔协定》无条件紧急组建塞族市镇联盟。令人不能接受的是，关于这一重要议题的讨论要到5月2日才开始，而与此同时，有人却在欧洲委员会内部采取行动，直接破坏这一对话。

这是我第二十五次在安理会发言，谈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对塞族人的重要性。塞尔维亚族人民已经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生活了几百年，他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也不会放弃这些传统。

我们听到，有些人想为违反国际法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的独立的做法开脱，就使用“特殊”一词作为托辞。确实，对塞尔维亚来说，科索沃确实很特殊。塞尔维亚民族诞生于科索沃。塞尔维亚历史和东正教精髓在科索沃。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四座塞尔维亚中世纪教堂位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它们是建于13世纪的佩奇主教辖区教堂、建于1307年的列维什圣母教堂、建于1321年的格拉查尼察教堂和建于1335年的维索基代查尼教堂。2006年以来，所有这些教堂都被列入教科文组织《濒危世界遗产名录》。2021年以来，代查尼教堂被列入欧洲七个最濒危文化古迹名录。他们向代查尼教堂投掷手榴弹。他们在一些教堂上面涂鸦写下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字样。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不尊重其法院关于教会财产的裁定。塞尔维亚东正教领袖波尔菲里耶被禁止进入科索沃举行宗教仪式。他被禁止进入佩奇主教辖区教堂，而该教堂自十三世纪以来一直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总部。这就是民主。这就是人权。波尔菲里耶牧首被禁止进入科索沃，但伊黎伊斯兰国的回返者却可以自由进入。我要提醒安理会，从占人口百分比来看，世界上来自科索沃的外国作战人员人数最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350人。他们当中约有98人已为伊黎伊斯兰国而死。有96人仍然活着。

所以说，是的，对塞尔维亚来说，科索沃确实很特殊，正如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很特殊，对穆斯林来说，麦加很特殊，对天主教徒来说，梵蒂冈很特殊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联合国总部这里明确指出，塞尔维亚不能也绝不会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的独立，不能也绝不会接受科索沃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我还多次重申，塞尔维亚希望和平。我们希望对话，为实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和阿族人渴望已久的状况正常化及和平共处作出贡献。在这一对话的现阶段，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真正致力于实现最终目标，而至少对塞族一方来说，最终目标是和平共处和局势正常化。正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那样，在要求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呼声从未如此响亮的时候，我们理所应当期望这些呼吁平等适用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遗憾的是，今天我们都意识到支持科索沃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后果。我们试图警告这一举动的负面影响，这必将在国际关系中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科索沃的所谓独立造成国际关系发生严重动荡，国家之间、全球以及国际组织和政治集团中出现了分歧。

在这一所谓的独立宣言十五年后，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鉴于我作为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完全应尽义务以及我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了解，过去几年来，已有28个国家撤回了其对科索沃的承认，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现在只有84个国家承认科索沃。科索沃根本不可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因为它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任何人都可以要求安全理事会成员证实这一事实。我感到有必要借此机会再次表示感谢大多数会员国出于对国际法的尊重，没有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的独立，因为我们知道，导致侵犯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单方面举动所构成的危险会蔓延到世界其他区域和国家。最后，我只想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这个受人尊敬的机关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如果希望全球行动的真正效果和正常化对每个人都有效，并在没有例外或双重标准的情况下适用，就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以及本组织的决议。

我们充分致力于对话。正如安理会所了解的那样，十年前我签署了《布鲁塞尔规范关系正常化原则协议》。另一方只对科索沃独立感兴趣。在布鲁塞尔通过的这项协议涉及的不是相互承认，而是使关系进一步正常化。这个目标对普里什蒂纳代表来说是否太小，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我们愿执行这项协议的所有原则。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确保10多年前规定的组建塞族人占多数市镇协会的义务今天得到遵守。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协议。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发言。

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以英语发言）：在听到惯常的长篇累牍的诽谤和抱怨以及声称塞尔维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所有宣传和说法之后，我想简要谈一些意见，然后谈谈对科索沃人民和本区域来说真正重要的——实际上是真正的——事态发展。

由于达契奇先生今天没有像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样以英语发言，而是以他的国家大多数人讲的语言发言，我也想以阿尔巴尼亚语发言，这是我国科索沃共和国大多数人讲的语言。遗憾的是，安理会主席拒绝了我的请求，所以我将继续以英语发言。

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23/247）、塞尔维亚的侵略行为及其对本区域和平的威胁、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围绕种族主义建立的联盟，以及我们这个年轻国家的成就及其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都将是重大因素。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目前的科索沃特派团报告：其大约100个要点中有90多个包含小的、大的或严重的错误，而且完全没有提到重要的事态发展和事件。如此严重的缺陷并不新鲜。科索沃特派团在我国和国际上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广为人知。联合国各种有价值的组织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和平与稳定做不可或缺的工作，而科索沃特派团却已成为一个破坏稳定的因素，不利于本区域的稳定与和平。该报告也表明，科索沃特派团已变成严重的累赘。由此，我要谈谈真正的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能够给本区域带来希望，因此也给和平与稳定

带来希望。

例如，在科索沃特派团报告中，柏林进程只是作为一个脚注出现。报告既没有提到2022年11月在柏林举行的峰会，也没有提到在地拉那举行的峰会——这也是巴尔干历史上的第一次峰会。然而，柏林进程是整个区域最重要的、战略上面向欧洲联盟（欧盟）的进程，是欧洲所作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柏林峰会上，签署了重要协议，包括相互承认身份证以及专业和大学学位的协议。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已经批准了这些协议，而黑山似乎也即将批准。然而，一些受武契奇和达契奇影响的国家正在阻止这一进程。我们也要指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签署了协议——然而宣传仍在继续。我们国际社会中的朋友和敌人都知道，科索沃一旦作出承诺，就会信守诺言。我们没有退出任何一项已签署的协议。武契奇、达契奇和另一些人则不是这样。他们的政治天性导致他们不可能信守诺言。如果承诺和签署不被尊重，谈判就会变成闹剧。这是不文明的、令人愤慨的，是对整个外交界不尊重的表现。塞尔维亚的战略是阻止巴尔干半岛融入欧洲——在这些争权企图的背后，是俄罗斯通过其巴尔干代理人塞尔维亚开展行动。在与那些举止不诚实或不公平的人打交道时，必须采取惩罚措施，而不是与其谈判。从科索沃到荷兰和德国，欧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制裁塞尔维亚。因为你不会和骗子谈判——你要让他们承担后果。

融入欧盟终将在没有塞尔维亚的情况下向前推进。不仅柏林进程如此，促进融入欧盟市场的欧盟共同区域市场项目也是如此，科索沃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对话也是如此。塞尔维亚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了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签署的协议。武契奇和达契奇是罪魁祸首，他们不断违反契约。我们在谈到或审查巴尔干或当地的不稳定因素时，不能忽视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对该区域构成的真正威胁。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安全理事会目睹了俄罗斯侵略一个和平邻国的现实。这迫使欧洲和世界做出决定——拯救生命和保护人类的决定。科索沃就是其中的一个决定——我们的盟友挺身而出，制止了灭绝种族行为，就像我们

现在在这里支持乌克兰一样。欧盟理所当然地伸出援手，声援欧洲伙伴乌克兰。那些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尤其受到欧盟共同路线的约束。塞尔维亚声称渴望加入欧盟，并在与欧盟的协议中对此作出承诺。然而，我们太了解塞尔维亚的政治游戏了。武契奇声称自己是欧洲的伙伴，却不遵守他的国家已经签署的协议。它与欧盟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反而与俄罗斯有共同的外交政策。塞尔维亚没有对侵略者俄罗斯进行制裁，而是积极让自己成为俄罗斯在经济、军事和走私领域肮脏交易的枢纽。

因此，塞尔维亚正在积极支持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和灭绝种族。塞尔维亚在联合国的投票毫无价值，因为塞尔维亚人也在帮助俄罗斯发动野蛮的战争，摧毁乌克兰的存在。人们会忘记、也确实将忘记，武契奇和达契奇是自纳粹之后的第一次种族灭绝战争，即1990年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战争的狂热支持者和帮凶。如今，普京正在发动一场基于种族理由的野蛮战争。这当然是普京经典的肮脏举动。普京早在1999年就向普里什蒂纳派遣过部队，甚至现在还在派遣部队——野蛮的瓦格纳集团部队被派往塞尔维亚和我们的边界。然而，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对此只字未提。塞尔维亚作为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是巴尔干半岛和平的最大威胁。武契奇、达契奇、舍舍利和武林脑子里想的全是塞尔维亚霸权这种危险观念。塞尔维亚已经决定将“塞尔维亚世界”作为政府计划，这是大塞尔维亚的2.0版本。它记录了一种病态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仍然在为500多年前的一次失败寻求报复，而不是展望未来。

本区域之所以仍有可能实现和平、发展与繁荣并防止冲突，是有具体的战略原因的。原因就是美国和北约的部队驻扎在科索沃共和国境内。光是这样做就阻止了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侵略全面升级。尽管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开展的军事演习从大约10次增加到2021年的近100次，尽管俄罗斯在科索沃附近的军事和间谍基地伪装成人道主义中心，尽管塞尔维亚部队和战斗机驻扎在我们的边界，尽管武契奇对科索沃发动混合战争——在媒体上开展宣传运动，与有组织犯

罪结盟，并威胁反对其路线的科索沃塞族公民——旁观者显然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北约和美国的存在，战争可能早就打响了。

2月17日是我们的独立日，科索沃共和国在风和日丽的喜庆气氛中庆祝了独立十五周年。当然，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从亚洲到非洲、欧洲、北美和南美，科索沃收到了全世界的祝贺。那天在普里什蒂纳举行了盛大、和平、令人印象深刻的科索沃国防军和警察阅兵。人们在街上庆祝我们的第十五个独立日时展现的喜悦、乐观和沉着是有感染力的。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国公民对科索沃军队感到自豪，这支现代化军队日益强大，具有国际经验。

科索沃要自豪地表示，我们与北约和欧盟伙伴及盟友一道，现在是本区域自由与和平的保障者。我们还致力于更深入、更紧密地融入北约的目标，因为这也利于我们的和平和自由。科索沃高兴而自豪地属于坚决拥护《联合国宪章》的各国大家庭。相比之下，塞尔维亚正在增加对俄罗斯的依赖，最近由拉夫罗夫和塞尔维亚外长签署的协议强制要求塞尔维亚与俄罗斯而不是欧盟协调外交政策。科索沃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在会议厅里重复这些话，让全世界听到：绝不重蹈覆辙。科索沃再也不会沦为手无寸铁的侵略和灭绝种族受害者。再也不会会有毁灭。再也不会允许塞尔维亚实施种族灭绝。我们和盟友再也不会毫无防备。我们有盟友，我们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公民免受侵略。

科索沃已大大加强了融入欧洲的道路。我们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加强法治，打击腐败和犯罪。科索沃树立了一国决定扫清腐败、全力走向法治和欧洲可创造怎样的可能的榜样。

这就是为什么科索沃触怒了贝尔格莱德政权。科索沃充分证明，扫除腐败、选择新人和新的开端而不是退缩是有可能的。这直接威胁了贝尔格莱德的政府模式与法治概念。过去20年中，科索沃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中的排名上升了20位。这个巨大进步证明了我们的进步。按照衡量民主的所有指标，科索沃是巴尔

干最民主的国家，我们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根据同样这些指标，塞尔维亚甚至不被视为一个民主国家。

科索沃的未来在欧洲和西方，因为科索沃是西方的一部分。我们已充分融入该地区，签署了数十项双边协议，以加强诸多领域的地区合作。过去两年来，科索沃迎来前所未有的众多外国代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官员，包括来自尚未承认我们的国家代表与官员。科索沃的外国投资大幅增加，税收和增长也是如此，2021年增加了10%。国际公司正在探索投资机会，许多已经进行投资或者正准备这样做。因此，我们也有理由对该领域感到乐观。

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接受总统的邀请，参与了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一次全球性会议，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这是成功的第一次。我们为了在今年年底前解除对来自欧洲的免签证旅行的限制而辛勤工作，并且取得成功。尽管遭到塞尔维亚的强烈反对，我们仍在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以大多数赢得重大胜利，同意向科索沃共和国加入敞开大门。我们对此深表感激，并承诺竭尽我们所能，以便像人们恰如其分所说的那样，确保科索沃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据其应有的一席之地。

武契奇和达契奇的塞尔维亚不是欧洲。它向东方看齐，指望恢复过去强国的遗风。它持续背叛同西方签署的协议。就在本周，武契奇再次诋毁欧洲代表，称之为骗子和舞弊者，是西方人。他甚至声称，不赞同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对话的几乎所有中期结果。而且塞尔维亚显然不想通过对话达成协议。相反，它想阻挠达成任何协议。这是因为2023年的塞尔维亚不再想加入欧洲联盟。武契奇和达契奇想要欧洲的巨额资金，但是他们不想付出任何代价接受欧洲的价值观、法治或者自由媒体。这将危及他们的权力与控制。武契奇和达契奇想要一种由莫斯科主导的欧洲秩序。然而，这种秩序无法存在，也不会存在。欧盟、北约以及联合国不能也不会允许战争、侵略以及暴力成为政治这种秩序。

不幸的是，塞尔维亚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那些对灭绝种族罪负有责任者仍执掌着塞尔维亚政府的权力。塞尔维亚现任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曾在科索沃遭受灭绝种族期间担任战争罪犯米洛舍维奇的宣传部长。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做法仍然更像一位宣传部长而不是总统。他是所谓的巴尔干屠夫——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科索沃境内的塞族战争和灭绝种族行为负有责任的战争罪犯米洛舍维奇——的左膀右臂，此人就在我之前发言。他与他的总统一样，手上沾满鲜血。他没有表示过哪怕一个字的悔意。相反，他蔑视受害者，扭曲真相，并且庆祝大屠杀。这位有时唱高调的政客的外表改变不了历史真相。

我将用阿尔巴尼亚语这样说，并且也用一句塞尔维亚语来说。现任塞尔维亚外交部长的伊维察·达契奇对大屠杀、把强奸用作战争武器以及战争罪负有责任，他应在战争罪法庭受审。从1992年至2000年，达契奇曾是巴尔干屠夫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左膀右臂。他像英雄一样吹捧米洛舍维奇，并成为其继任。他和武契奇是米洛舍维奇最亲密的盟友。他们是灭绝种族罪的帮凶。然而，我们却在这里，就坐在他的对面。我们将与他和他的帮凶武契奇谈判。我们会谈判，这是因为我们想要维护和平，并持久地解决这场冲突。作为灭绝种族罪和暴行的受害者，我们是光荣的，希望不仅为我们自己、而且为地区建立和平。我们是科索沃的人民。

我们知道，也存在有一个更好的塞尔维亚——一个仍然弱小但却是欧洲的塞尔维亚，一个想要停止威胁其邻邦的塞尔维亚。我们正在等待这个塞尔维亚，希望它尽快到来。塞尔维亚民众可以自己掌控自身的命运。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来消除种族主义、仇恨以及煽动，调查过去的可怕罪行，并把犯罪者绳之以法。他们可以向其所有邻邦、不只是科索沃伸出手去，实现和平共存，并最终合作。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国家能够做出新的决定。科索沃和其它国家已经证明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继续保持警惕、审慎和将信将疑，但是我们对于不背叛公正的认真和解持开放态

度。为了本地区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想与科索沃的所有邻邦——包括我们北边难以相处的邻邦——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一道努力。

今天我们的全国失踪人员日，这是为了缅怀在科索沃被迫失踪的人。每年我们都会铭记想必被塞尔维亚军队和民兵绑架、杀害和埋葬的1 600多人。拒绝尊重死者及其家人或者拒绝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地点，抵制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及拒绝为家属提供哀悼死者和愈合创伤的机会，这些都是塞尔维亚极端主义面目的要素。塞尔维亚任命对科索沃境内战争罪负有责任的Veljko Odalović来代表有关该敏感问题的国家委员会。难以想象有什么选择比这更轻蔑和恶毒。科索沃主动提出使用最新和最有效的技术，搜寻其领土的每一个角落以查找可能的失踪人员。塞尔维亚却阻挠这方面的进展。

今天是一场无法形容的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整整24年前的这一天——1999年4月27日——在科索沃的一个天主教村庄，至少377名儿童、妇女和男子被塞尔维亚警察和军事人员野蛮杀害。该村庄遭到来自榴弹发射器的袭击，房屋被放火焚烧，这是一次野蛮的灭绝行动。不仅在科索沃，而且在其他地方，甚至连儿童都知道，武契奇、达契奇和其他塞尔维亚领导人是政治帮凶，应对这些和其他可怕的屠杀负责。作为一个国家，科索沃有法律义务来调查和处理此类罪行，法治将追究那些战争、灭绝种族和所有罪行肇事者的责任。这可能需要时间，但正义终将获胜。达契奇、武契奇和其他人不会再逍遥法外。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感谢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的发言，但我拒绝接受她关于主席不允许她用阿尔巴尼亚语发言的说法。主席获悉，她准备像她的前任那样用英语发言。如果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明确坚持用阿尔巴尼亚语发言——这肯定有先例——我们会让她这样做，但我想提醒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发言者并不会讲联合国任何正式语言。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国发言。

蒙塔尔沃·索萨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我们认真听取了他的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所作的丰富的通报。我们注意到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的通报。

厄瓜多尔赞赏特别代表和科索沃特派团人员在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方面的努力。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只有通过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各自民众以及区域和国际行为体的有效和建设性合作才能向前推进。厄瓜多尔支持在第1244（1999）号决议的框架内并根据该决议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认可各方所作的努力，特别是为缓和去年出现的紧张局势而采取的措施，我们敦促他们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要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妨碍实现持久和平的单边措施。

关系正常化进程必须将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纳入所有相关讨论，他们必须积极参加这些讨论，以确保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得到考虑。

厄瓜多尔遵从欧洲联盟在《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中提供的指导。我们感谢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欧洲联盟特别代表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在这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我们希望各方继续本着诚意进行建设性接触，并履行其遵守协议的承诺。毫无疑问，新的谈判框架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实现持久解决方案和确保维护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希望。

此外，我们对1999年以来仍然下落不明的失踪人员问题缺乏进展感到关切。我们希望，在科索沃特派团的支持下，将找到向他们的家庭提供救济的最佳方式，这是和解进程一个重要的人道主义方面。

秘书长报告（S/2023/247）中提到的性别暴力和性暴力事件，包括杀害妇女事件，是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并强调当局必须采取政策，加大努力，确保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幸存者得到有效保护、诉诸司法和

支助服务。对此类行为负责的人不能继续逍遥法外。

如同在所有此类局势中一样，厄瓜多尔呼吁所有相关行为体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容忍。同样，我们期望他们以最高程度的责任感采取行动。因此，我愿借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出席本次会议之机，重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谴责所谓的“科索沃安全部队”成员可能在南美洲的存在。这将构成无理的挑衅，并将违反联合国有关该问题的决议。

厄瓜多尔承认科索沃特派团在和解进程中所做的出色工作，特别是其对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法治的重视。科索沃特派团所做的工作已经强化成为各个社区的建立信任措施，从而使新一代人在未来能够更加包容和公正。

最后，我还要再次感谢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在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所做的工作。

加特女士（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齐亚德今天所作的通报。我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科索沃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长参加本次会议。

马耳他确认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科索沃的安全、稳定、维护和促进人权、两性平等以及增强妇女和青年权能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也确认欧洲联盟在稳定该地区局势和促进双方正在进行的讨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马耳他欢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间《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并坚信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仍然至关重要。如果不是所有对话方正在进行的工作和持续的努力，这一成果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态发展表明，通过建设性的接触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该《协定》有望成为取得进一步进展和继续改善关系的基础。我们鼓励双方扩大这一势头，毫不拖延地充分履行《协定》所载的各项义务。《协定》的成功将取决于执行它的政治意愿。

然而，我们对秘书长报告（S/2023/247）提出的一些事实感到关切，例如据报对平民的袭击，以及有

报告称特别行动部队实施恐吓和过度使用武力。我们呼吁双方缓解紧张关系，避免任何可能破坏迄今取得的进展的单边行动或分裂言论。

在此关头，需要采取积极步骤，创造有利于和解、睦邻友好关系和进一步对话的气氛。我们再次强调，对话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关键，合作是确保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无疑将促成该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和社会繁荣。此外，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加强合作最终也将增强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

我们继续支持科索沃的改革及其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所做的努力。我们确认取得的进展，包括法治和公共行政方面的进展，并且继续支持这方面重点明确的努力。此外，我们鼓励改革，以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并呼吁与包括弱势和边缘化群体在内的民间社会各利益攸关方进行广泛协商。为此，我们非常欢迎奥斯马尼总统召开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高级别区域论坛。

报告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杀害妇女和童婚，令人震惊。我们赞扬为加强《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性暴力案件处理议定书》以及《防止和预防家庭暴力、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性别暴力法》。

马耳他重申，我国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努力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科索沃各族群以及区域和国际行为体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接触。我们现在期待看到更强有力的政治承诺，以执行在欧盟主持的对话框架内达成的协定，这将决定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的行动路线。

石兼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的通报。

自1999年成立以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支持科索沃建立《宪法》、政府和议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特派团重组之后，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也继续促进科索沃和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赞扬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的承诺，我们感谢特别代表齐亚德发挥领导作用，并与当地和国际伙伴积极接触，特别是在高度紧张时期，以鼓励缓解紧张局势，促进基层的相互信任，努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对去年底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感到关切。然而，由于各方的努力，双方于2月27日一致达成欧洲联盟（欧盟）提议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道路协定》”，其后于3月18日达成该《协定》的“《执行附件》”。日本欢迎这些协定，并密切监测事态发展。

我们也认识到，科索沃的局势与科索沃特派团组建时大不相同。因此，在考虑政治和社会动向以及各利益相关方迄今所作努力的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审查科索沃特派团的职责和授权，包括减少或消除与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各项活动重叠的可能性。

日本非常重视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对话。通过欧盟主持的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将有助于西巴尔干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期望两国真诚地执行《协定》。

此外，我们继续支持科索沃加入欧盟的努力。我们相信，该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取得的进展将促使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迈进。我们鼓励科索沃继续努力改善其经济、治理和人权状况，建设性地参与欧盟为此主持的对话。

最后，日本一如既往致力于支持国际社会促进该地区和平、稳定与和解的努力。我们随时准备与各利益攸关方合作实现这一目标。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的通报。

今天的会议是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举行的，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尽管我必须表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两位副总理/外交部长今天上午的语气令人非常不安。我们欢迎

双方有所担当的精神，这使得有可能于2月27日在布鲁塞尔原则上达成协定，并于3月18日在奥赫里德就执行附件达成协定。

这一进展是在欧洲从中调解的努力下取得的，法国也在最高级别积极支持调解。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共和国总统和外交部长与库尔蒂总理和武契奇总统以及奥拉夫·朔尔茨总理交换了意见。

我们现在期待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本着诚意和同样的妥协精神，毫无保留地承诺立即履行各自根据协定所作的一切承诺，其中至关重要是在科索沃建立一个塞族城市联盟。下周二将在布鲁塞尔举行武契奇总统和库尔蒂总理之间的会晤，这应该能够启动关于立法草案的具体和实质性讨论。我们也欢迎上周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监督协定的执行工作。

协定加强了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融入欧洲的前景，法国再次表示充分致力于推动这一前景。我们重申，协定及其执行附件的所有条款现在都是双方对其入欧前景所作承诺的有机组成部分。

今后数周，必须避免当地出现新的危机，以免破坏已经形成的积极势头。因此，我们呼吁双方表现出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单边措施。我们鼓励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寻找办法解决现有一切问题，包括换发牌照以及向科索沃北部供电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科索沃北部4个城市4月23日举行了选举，欣见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科索沃警察、北约驻科索沃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高度专业精神。然而，我们对选民投票率低和一些政党没有参选感到遗憾。有鉴于此，这些选举不可能是有关市政当局的长期政治解决办法。当务之急应该是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城市联盟，以及塞族人重返科索沃机构。

最后，我们欢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努力支持对话进程，加强科索沃社会的社会凝聚力。法国将继续充分积极支持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以便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迅速进展。无论是对塞尔维亚还是对科索沃而言，除了达

成一项全面、最终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两国间的争端之外,别无他途。

埃克斯利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特别代表的通报和她的团队正在为促进科索沃稳定和尊重其人权开展的工作。

过去一年,科索沃的民主和机构继续显示出其成熟性。这体现为它在政治和公民自由方面的国际排名有所攀升。2022年,在增幅最高的国家当中,科索沃位居第三。我们祝贺科索沃取得这一进展。我们欢迎政府努力打击腐败和加强法治,并致力于解决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

我们承认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支持科索沃过去24年的显著进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承认它今天继续做的工作。我要明确表示,我们一如既往,完全支持第1244(1999)号决议。

然而,与1999年相比,实地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根据我们安理会在其他任务上的正常做法,我们认为现在是审查科索沃特派团的作用和责任的时候了。这将使安理会能够重新审视科索沃特派团如何能够适应科索沃目前的情况。

多年来,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缺乏正常关系,对区域稳定和两国的族群都产生了影响。因此,我们欢迎在欧洲联盟高级代表推动的正常化对话中取得重大进展,包括2月27日《布鲁塞尔协定》及其3月18日在北马其顿奥赫里德谈判达成的执行附件。现在是时候了,双方要本着诚意进行对话,履行承诺,避免可能降低达成全面、可持续正常化协议前景的行动或言论。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承诺建立一个塞族城市联盟。我们敦促双方迅速、建设性地接触,以便能够尽快建立该联盟。我们强烈鼓励双方表现出政治意愿和勇气,兑现已经达成的协议。这符合双方公民的长期利益。

还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挑战。科索沃北部缺乏安全

有保障的环境,继续存在安全真空,使社区孤立,没有重要的日常服务。我们欢迎驻科索沃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发挥的作用,但这不可能是长期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支持北方正常运转的机构,努力服务于那些选举他们为代表的人的利益。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联合王国一如既往致力于支持科索沃实现包容、多样、多族裔的民主,支持科索沃充分参与国际体系。

贝里斯维尔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的发言,感谢特派团所做的工作。

这是瑞士第一次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就科索沃问题发言。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与我们密切相关。20多年前,瑞士接纳了来自西巴尔干半岛各地的数千名难民。今天,他们是瑞士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进了我们与该地区的密切联系。瑞士是首批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的国家之一。科索沃的未来、科索沃人民和该地区的持久和平对我们很重要。

瑞士致力于在科索沃和整个西巴尔干确保和平、多族裔、繁荣的社会——尊重和捍卫人权与法治的社会。我们欢迎科索沃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支持科索沃融入欧洲的前景,支持科索沃融入国际结构和机构。

科索沃与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特派团和欧洲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为这一积极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也承认科索沃特派团自1999年以来开展的重要、长期的工作。为了使联合国有效,它的存在必须与现实相称。因此,瑞士准备建设性地讨论可能对科索沃特派团进行的战略审查。

秘书长的报告(S/2023/247)描述了多事的六个月。我想强调三点。

首先,必须努力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建立信任。瑞士欢迎在欧洲联盟(欧盟)的推动下,就科索沃

和塞尔维亚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道路达成协议。关系的有效正常化对于建立共识、维护稳定、防止冲突死灰复燃仍然至关重要。现在的挑战是保持这一积极势头，确保协议中的承诺得到充分履行。只有通过持续真诚、建设性、包容性的对话，才能取得可持续的进展。瑞士正在为此作出贡献，为双方政党代表之间的交流提供一个非正式平台，支持欧盟主导的正常化进程。在整个过程中，必须确保妇女充分、平等、有意义的参与。

我的第二点是关于最近几个月恶化的安全局势。瑞士尤其对科索沃北部出现的新的紧张局势感到遗憾。我们呼吁各方避免任何可能阻碍和解与持久和平前景的行动或言论。我们谴责族群间事件的增加，这增加了族群间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从而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和解。在这方面，驻科部队继续作为科索沃稳定与安全的保障者发挥重要作用。认识到这一点，瑞士正在向该部队提供其最大的军事维和特遣队。

关于最近的地方选举，瑞士对科索沃塞族没有参加感到遗憾。我们鼓励科索沃领导人与塞族少数群体的代表进行对话。

最后，处理过去的事情对于防止冲突死灰复燃至关重要。所有受害者的知情权、诉诸司法的权利、获得赔偿的权利和保证不重犯的权利，无论他们隶属于哪个群体，都会增强社会的复原力。我们欢迎科索沃政府包容性的过渡时期司法战略草案。我们呼吁各方在这方面开展合作，采取以受害者和幸存者为中心的方法，并处理冲突期间实施的性暴力。瑞士支持再次承诺在强迫失踪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并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此继续参与。

我们呼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继续努力，在实现欧洲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铭记将我们与该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无数家庭和文化纽带，我们将在这条道路上陪伴西巴尔干。

奥蓬-恩蒂里女士（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与会。我感谢秘书长特别

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的通报。我国代表团也注意到多尼卡·格瓦拉-施瓦茨女士的发言。

虽然1998年科索沃危机的战鼓早已停止，但政治和族裔间紧张关系的遗产继续伴随着暴力冲突重新爆发的风险。因此，我们重申第1244（1999）号决议在联合国努力支持为这一长达数十年的问题找到全面、持久解决办法的进程中的中心地位。

尽管过去六个月来紧张局势加剧，但我们注意到科索沃地区和塞尔维亚之间关系正常化继续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对各方表现出政治承诺，为了共同利益克服当前的挑战而感到鼓舞。

我们以前在安理会的发言中主张支持对话的道路，以发展科索沃地区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并欢迎双方在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框架内进行广泛而具有建设性的讨论。特别是，我们欢迎2月27日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关于关系正常化道路的新协议，欢迎3月18日在北马其顿奥赫里德达成的执行附件。11点协议及其执行附件为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并为科索沃地区所有群体的和平、稳定、经济和社会进步铺平了道路。我们认为，该协议的执行也将有助于解决与承认正式文件、标志和车辆牌照有关的持续危机。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只有各方对正常化进程作出前所未有的承诺，才能实现新政的承诺。我们鼓励加紧努力，以充分和有效地执行协议，并注意到本月早些时候成立了联合监测委员会。我们敦促所有各方本着诚意行事，防止该协议像以前的许多协议那样被搁置。

我们进一步敦促欧洲联盟和其他伙伴继续提供支持，帮助将该协议转化为实际执行。科索沃地区恢复正常对人民来说至关重要，对在巴尔干地区实现更广泛的和平努力也必不可少。

我们继续对科索沃北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感到关切，并再次呼吁缓解快捷和保持克制。当局必须努力避免煽动性言论和挑衅行为。

3月23日地方选举的低投票率突显社会结构中的严重分裂,但更重要的是表明必须继续对话,以查明一个可信的进程,使科索沃塞族人重新回到行政机构。我们还敦促各方根据《正常化协定》和先前的承诺,建设性地参与建立塞族城市联盟和处理有关其地位的相关问题。

大约1 600名失踪人员的未决问题仍然是一个胶着点,我们认为,必须从人道主义角度加以解决,而不是将其政治化。我们鼓励相互合作,搞清失踪人员的真相,以帮助消除那些使科索沃地区各族裔群体之间长期存在不信任的未经证实的说法。

我们仍然支持科索沃特派团旨在促进科索沃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的任务。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23/247)和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通报所证明的那样,该地区的情况远非正常和稳定。我们认为,只有通过科索沃特派团推动的建立信任努力、加强社会凝聚力措施和加强社区间接接触,才能使局势受益。

我们也积极看待科索沃特派团继续与妇女和青年一道采取举措,以加强他们建立和平和建设和平的能力。我们大力鼓励旨在建设社区复原力的其他措施。

最后,我们希望强调,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正常化努力必须立足于国际法规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核心价值观。

努赛贝夫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也要感谢齐亚德特别代表内容翔实的通报,并欢迎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格瓦拉-施瓦茨女士今天与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都有着牢固、密切的关系。就在上个月,在外交大臣谢赫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进行区域访问期间,这些联系得到了彰显。访问期间,讨论的重点是双边关系和区域稳定与繁荣。

和平不是之前和之后这样简单的故事,而是有很多章节。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最近达成的协定是十

多年来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突破,我们都必须支持这一可喜的趋势。

因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欢迎2月份在布鲁塞尔就正常化道路达成的协定,以及上个月在奥赫里德商定的执行路线图。没有双方的领导和善意,这些都不可能实现。我们赞扬欧洲联盟(欧盟)致力于促进对话和外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申明全力支持这些努力。

我们高兴地看到为执行这些协定所采取的具体步骤,例如设立联合监测委员会。正如我们今天在安全理事会大厅听到的那样,虽然各方的决心使他们在经历战争创伤后达成协议,但下一步仍要将协议从图纸变为现实,这需要大量的工作。

上周的事件让人们看到当地仍然存在的挑战。在北部四个塞族人占多数的城市中,没有重要的政治行动体参与,星期天在科索沃举行的地方选举,突显了局势的复杂性。

尽管如此,布鲁塞尔和奥赫里德协定提供了向前迈进的可能性。通过概述能够支持稳定和加强公民参与的具体措施,不仅在那些城市,而且在整个科索沃,可改善局势的方法现在都变得更加明朗。

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是,欧盟宣布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已经就失踪人员宣言的文本达成一致。一份经认可的宣言可有助于了却家属心愿,同时告慰逝者。我们全力支持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达成新的承诺。

我谨借此机会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科索沃各地建立信任和社会凝聚力的努力。通过促进加强族群间建设性接触的倡议和论坛,它们在建立相互理解、宽容和对话——可持续和平的基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工作的这些支柱可以进一步加强。

在我国自身所在区域——中东,我们已见证族裔间对话能够产生的价值和实际影响。该进程对于确保科索沃乃至更广泛区域的繁荣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通往和解的道路充满困难，我们仍然对科索沃文化和宗教场所遭破坏和盗窃的持续报道深感关切。尽管这种行为并不普遍，但它会制造隔阂，应当坚决予以处理。我们支持政府和民间领袖努力打击此类行为。

最后，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可以塑造未来。为了未来的安全和稳定，我们期待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领导人继续致力于欧盟调解的对话，并执行已达成的协定。这样可以确保来之不易的和平能够持久。

就我们而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完全致力于支持这些努力，以便下一个阶段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人民以及更广泛的地区带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一个他们理所应当享有的时代。

小科斯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所作的通报。我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出席本次会议，并感谢科索沃代表的参与。

巴西赞扬各方持续参与对话和谈判，这促成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2月份达成关系正常化协定，并在3月份达成其执行附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期望这将加强双方对通过谈判达成彼此接受的方案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承诺。我们欢迎欧洲联盟在调解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然而，令人关切的是，其他方面、如执行2013年和2015年能源协议的路线图的进展仍然有限。巴西注意到各族群之间持续的紧张，特别是在科索沃北部，这反映在上周日对地方选举的抵制。我们认为，各方必须采取建立信任措施，避免可能引发暴力的单方面行动。

巴西再次呼吁根据《布鲁塞尔协定》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城市联盟/社区。我们鼓励各方遵守承诺，尊重具有历史、文化或宗教意义的场所，并维护行动自由。

巴西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继续开展工作。我们理解，现在考虑撤出为时过早。我们认为，特派团在防止族群间冲突方面仍可发挥重要作

用，特别是在打击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以及促使年轻人参与和平进程方面。

最后，我要表示，巴西对来自科索沃的部队出现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一事感到关切。向该领土派遣外国军队违反了大会第31/49号决议，违背了第41/11号决议的精神，该决议庄严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与合作区。巴西重申它坚决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的主权，并敦促会员国不要采取与该领土有关的单边行动。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需要就安理会和今天会议中的语言使用问题以正视听。两个安理会成员支持科索沃代表团正式提出要求，要求以其选择的语言发言。我们知道，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44条规定，任何代表都可以用安全理事会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发言，并作出安排，以便译成安理会的语言之一。这是由科索沃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部门提供的。俄罗斯作为主席表示反对，这也是以书面形式。

我们当然不高兴，我们认为主席没有公正地履行职责，但为了不使安理会陷入困境，我们同意了这项裁决，尽管它违反了联合国的核心规则和多语言精神，也违反了安理厅内的先例。有人提到过去有先例，我可以告诉安理会，在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8年，都有过两个代表团在安理会均使用另一种语言的情况。现在对我们说我们应该坚持要求下去，尽管我没有听说我们应当坚持要求多少次，这很荒谬。我们感谢科索沃副总理的理解，感谢她尊重安理会，没有将安理会置于必须就该问题进行表决的困难境地。这就是唯一的真相。

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的通报和她所作的努力。我们欢迎科索沃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和侨务部长多尼卡·格尔瓦拉-施瓦茨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出席今天的会议，并感谢他们的发言。

自我们上次于2022年10月开会（见S/PV.9155）以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动态，它们值得一提。首先，在2022年12月15日，科索沃向欧洲联盟主席提交了

加入欧洲联盟（欧盟）的申请。我们祝贺科索沃政府和人民继续在战略上致力于融入欧洲和欧洲-大西洋机构，并忠实地与欧洲联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保持一致。

第二，4月23日，欧洲议会对科索沃公民实行免签证旅行制度。这样，最晚从明年1月起，科索沃将与西巴尔干地区所有其他国家以及世界上仅61个国家一起受益于申根地区的免签证旅行。这为欧洲联盟与科索沃未来更紧密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就在几天前的4月21日，欧洲委员会的部长委员会决定接受科索沃加入该组织的请求，并按照程序将其送交议会征求意见。这是历史性的一步，也是科索沃在融入世界最佳机构的不可逆转的道路上又一个里程碑，这个机构是世人所见过的促进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最佳机构，而民主、人权和法治是执政为民的基础。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欧盟促成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对话已经取得成果。2023年3月18日在奥赫里德达成的关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正常化道路的协议及其执行附件是历史性里程碑。根据这些协议，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一致同意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彼此发展正常的睦邻友好关系，并承认彼此的文件和国家标志，包括护照和车牌。案文明确规定，双方均不得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对方，塞尔维亚——这一点非常重要——将不反对科索沃加入国际组织。这出现在协议第4条的最后一行，白纸黑字。

因此，当我听到达契奇先生在这里说的恰恰相反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说实话，我非常困惑。更为惊讶是，他呼吁科索沃政府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我们赞扬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欧盟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特别代表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和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加布里埃尔·埃斯科巴尔，以及法国和德国的特使对这一进程作出的重要贡献。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协议只有在得到执行才有意义。我们期望各方全面、真诚和毫不拖延地履行其承诺，造福科索沃和塞

尔维亚及其各自的民众。这是制定明确的道路和通过具体承诺显示领导力的唯一途径，将促使两国关系翻开新篇章。

最近，科索沃在四个市镇组织了临时选举。这些选举是在前民选官员辞职后根据国家宪法要求举行的，举行方式堪称典范。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代表有关市镇中塞族社区的塞族候选人选择不参加，这既影响了参与情况，也影响了结果。在民主制度中，抵制可能是一项权利，但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使有关人员在涉及其利益的方面无法直接参与。科索沃的塞族社区有权在各级拥有其代表。该国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为此提供保障。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各自的政治代表必须采取相应的负责任行动，并利用他们拥有的重要空间。科索沃是他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在对话范围内执行与布鲁塞尔达成的协议，将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此外，由于今天是科索沃全国失踪人员日，我们敦促两国做更多工作，以查明仍然下落不明的1,600多人的遭遇，并弥合这个尚未闭合的伤口。

这些事态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当前的业务环境。科索沃的冲突并未冻结，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每一波紧张局势都是人为造成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科索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正在根据其公民的选择，逐渐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通过执行协议，这种程度的稳定和欧盟推动的对话的前景只会使得更有必要认真思考科索沃特派团的未来。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是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确定的，其基础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冲突后局势。因此，它的根基在过去。但是科索沃和整个地区一样，已经沧海桑田，远远超出科索沃特派团反映这种变化的能力，或者更好地说，超出了安理会允许科索沃特派团反映这种变化的能力。

今天，科索沃和西巴尔干地区的重点是加强区域合作，采取具体措施融入欧洲，增加学术流动，巩固青年交流，扩大自由贸易区以及货物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并深化互联互通。因此，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

必须对科索沃特派团的活动进行大幅修改，逐步缩减其预算和工作人员，逐步令其关闭。经验表明，僵化的外来特派团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不必要地延长期限，往往会失去其目的和意义。科索沃特派团不可能因为一个简单原因而永远留在科索沃，这个原因是没有人能够找到出口标志，尽管它就在眼前。

我们强烈鼓励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继续努力，沿着它们和整个地区的唯一道路继续前进，这条道路就是欧洲道路。这意味着作出不懈努力，为两国和两国人民，特别是包括各自的少数民族，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科索沃的塞族人有权在欧洲版图内尽可能充分享受其权利。我再说一遍，尽可能充分享受。对于塞尔维亚南部普雷舍沃谷地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来说，也应该如此。在那里，“被动丧失”居住地址、缺乏投资和经济激励措施仍然令人关切。

最后，我谨强调，本地区——作为欧洲一部分的巴尔干地区——的事态发展使得确保少数民族受到尊重和有尊严的对待至关重要，这样他们才能为各自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充分参与民主治理，并成为连接人民和文化的桥梁，促进多样性和社会进步的价值观。这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教训，也是通往我们共同未来的有力道路。

耿爽先生（中国）：我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我认真听取了齐亚德特别代表刚才的通报和施瓦茨女士的发言。

中方欢迎塞科双方近期在欧盟协调下进行两轮高级别会晤，就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讨论。中方一贯支持塞科双方在安理会第1244（1999）号决议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就科索沃问题达成彼此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鼓励双方保持对话接触。在此过程中，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充分尊重。我们希望既有协议能落实到位，这有助于双方建立互信，并为当前对话注入动力。建立塞族城市联盟是2013年《布鲁塞尔协议》的重要内容，科索沃当局对此曾作出明确承诺，应成为下阶段双方对话和国际斡旋的重点。我们肯定欧盟近期为推动塞科对话付出

的努力，同时希望欧盟在斡旋过程中保持中立公正，避免急于求成，仓促行事，过度施压。

中方对当前科索沃北部局势动荡表示不安。科索沃当局不顾当地塞族的强烈反对，再次采取单方面行动，执意在科北部举行选举，并在投票率不足4%的情况下宣布选举结果，导致当地矛盾激化和地区局势紧张，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近年来科北部局势的反复表明，单方面行动只会加剧恐慌，推升紧张，破坏西巴尔干地区的和平稳定，推迟科索沃问题的最终解决，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科索沃当局从大局出发，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避免人为制造矛盾和对立。希望欧盟作为斡旋方为此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科索沃近期持续发生针对少数族裔的安全事件，民族关系依然紧张。各民族和谐共处，符合全体科索沃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要。中方希望科索沃当局采取积极有力措施，保护包括塞族在内的科索沃所有民族的安全和合法权益，避免此类事件继续发生。

近期形势发展表明，科索沃问题依然是巴尔干和欧洲的安全隐患，安理会要继续保持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和投入，在此方面，联合国驻科索沃特派团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我们希望联科团在齐亚德特别代表的领导下，在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维护科索沃局势稳定、促进民族和解等方面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比昂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卡罗琳·齐亚德特别代表的翔实通报和她对执行任务的承诺。我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认真听取了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所作的通报。

有关车辆牌照的激烈争议仍然是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争论焦点和紧张根源。这是数千名科索沃塞族人从地方机构大规模辞职以及抵制北部市政选举的核心原因，北部市政选举的投票率历来很低，约为2%，表明各社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社区生活正受到一系列因素的严重破坏，包括任意逮捕、越来越多的事件、枪击巡逻警察、袭击记者、抢劫商店和人身攻击，这一切都助长了长期不安全的气氛。必

须达成一项长期政治解决方案，以缓解紧张局势，缓和政治气氛。

我国注意到，欧洲联盟提议为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谈判注入新的活力，以实现关系正常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必须通过执行2013年《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布鲁塞尔协定》来实现关系正常化。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并支持协助普里什蒂纳执行这一重要协定的各种倡议。同样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1999年6月10日第1244 (1999) 号决议，必须被用作寻找解决办法的关键基准。我们也绝不能忽视——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尊重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

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调解进程取得的进展，并呼吁各方继续致力于调解进程，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做法。也必须化解社区紧张局势，保持对话，以推进对人民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的谈判。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影响宗教领域的社区事件有所增加，特别是涉及教会和宗教领袖的事件，并且少数民族成了暴力包括性暴力攻击的对象。我们希望，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拟议修正案将足以劝阻和威慑此类可鄙行为及其实施者。特别行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以及一再进行恐吓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敦促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包括煽动社区紧张关系的仇恨言论。我们呼吁普里什蒂纳当局确保所有社区的安全，防止可能再次引发紧张局势的警察暴力。只有各社区和平共处，才能打造持久和平。在这方面，我国强调侨民必须回返，并感兴趣地注意到，据记录，在报告所述期间有112名自愿回返者。我们鼓励继续努力让20万流离失所者全部回返。

普里什蒂纳当局必须建立加强法治的法律机制，包括进行司法改革，因为健全的司法对建设和平至关重要。科索沃战争期间所犯罪行文件记录法草案的完成，将有助于实现平静。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出色工作值得赞扬，这些工作有助于促进少数

族群成员自愿回返，并为寻求庇护者提供获得教育、公共服务、法律援助和心理支助的机会。国际移民组织为创造回返者和收容社区间的友好生活环境而在住房方面的投资，以及创办小企业以帮助复员的前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努力，也值得赞扬。欧洲联盟打击阻碍发展与和平共处的腐败的斗争也值得欢迎。

我们欢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采取越来越多的举措，包括在科索沃开展提高认识反对早婚运动，加强对增强少数族裔青年经济权能的支持，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妇女署和国际伙伴组织关于妇女参与和平进程并作出贡献的研讨会和会议。

最后，我国重申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在当地的努力，并鼓励各方保持对话，以便通过谈判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费尔南德斯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的通报。我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我们也注意到科索沃代表多尼卡·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的发言。

莫桑比克欢迎促成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达成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路径协议的外交努力。由欧洲联盟促成的这一重要里程碑，显示区域组织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事务中的关键作用。科索沃稳定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这对整个欧洲安全格局有影响。我们强烈敦促国家、区域和国际各方认真考虑其今后决定的影响，以维护多年来在实现科索沃和平与和解的努力中取得的进展。我们敦促各方继续致力于并始终如一地执行第1244 (1999) 号决议。

尽管秘书长特别代表在通报中强调了一些重要的里程碑，但我们仍然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持续的敌意和紧张关系感到关切。最近有关行动自由和投票进程的分歧，以及科索沃塞族人随后抵制参加科索沃机构，将破坏欧洲联盟建议的执行。我们强烈敦促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领导人积极促进各自族群之间

的和解，避免挑起破坏和暴力的行动。两族间的报复行为破坏了长期化解两族间现有分歧的前景。必须明确谴责仇恨言论、煽动性言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特别是性别暴力和性暴力，包括杀害女性的罪行，并将其责任人绳之以法。

我国从经验中得知，如果不在汲取昔日教训和憧憬繁荣未来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宽容和包容的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和主要行为者，包括妇女、青年和民间社会参与，对于成功实施和解进程极为重要。因此，我们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旨在创造共同基础，维护稳定，重建信任，改善族群和机构间对话的努力，以免再次陷入冲突循环。

最后，莫桑比克重申支持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并赞扬区域行为体、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调解冲突、加强科索沃机构的努力。

德劳伦蒂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特别代表齐亚德的通报，并感谢格尔瓦拉-施瓦茨外长和达契奇外长参加今天的会议。

美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加强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尤其是在此刻欧洲局势更加紧张之时。我们正与欧洲伙伴密切合作，继续促进西巴尔干各国的民主、多民族社会和法治。这项努力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支持我们的伙伴向前迈进，包括在欧洲联盟（欧盟）主持的对话方面。我们特别赞赏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利·丰特列斯和欧盟特别代表莱恰克在欧盟主持的对话下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进行接触。

我们赞扬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在布鲁塞尔和奥赫里德达成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鼓励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双方迅速采取行动，履行各自的承诺，避免再次发生长期阻碍欧盟推动的对话取得进展的危机。我们希望，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领导人5月2日在布鲁塞尔会晤时进一步展示这种新精神。这项重要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科索沃进一步采取措施，以符合科索沃宪法的方式建立一个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2

月27日的《基本协定》及其3月18日的《执行附件》使欧盟推动的对话重新充满活力，这一对话仍然是调解两个邻国之间问题的主要机制。

过去几个月的积极势头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长期观点，即现在是联合国在科索沃发挥不需要第七章授权且更具现实意义的的作用的时候了。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自1999年成立以来对和平与安全所作的贡献，但我们也应当承认，特派团早已完成了其最初的任务。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以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通报该省局势并提供见解。我们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参加本次会议。我们也听取了多尼卡·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的观点，尽管她在发言中谈的更多的是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联系和双边关系——这与普里什蒂纳无关——而不是在此表达的普里什蒂纳自己的正当要求和政策。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提到这一点（见S/PV.9155），但今天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再次企图将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两国外长签署的部际协商计划说成是塞尔维亚交出主权，将外交决策权交到俄罗斯手中。我要对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说，这太荒谬了，简直不专业。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赞成在第1244（1999）号决议的基础上，为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达成一项可持续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国际法律解决办法。解决办法必须符合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人民的利益，而且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认可。

科索沃的局势越来越令人担忧。在过去几个月里，该省的局势一再处于重新爆发激烈冲突的边缘。普里什蒂纳在西方各国首都的支持下，没有放弃控制塞族人居住区的企图。看来，尽管国际社会痴迷于人权问题，但几乎没有人关心塞族人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正如达契奇部长早些时候提到的那样，实际驱逐塞族人并将该省转变为纯阿族人地区的系统性政策仍在继续。我还要指出，1999年6月之前居住在该省的37.2

万名非阿族人中,有20.9万人被迫离开。科索沃警察特种部队经常侵入该省北部。他们正在从非阿族当地人手中没收的土地上建造安全局据点。科索沃警察中的前塞族成员因虚假指控而被起诉。东正教圣地和墓地遭到亵渎。对塞族人的人身攻击以及对其财产的破坏有所增加。自阿尔宾·库尔蒂于2020年2月掌权以来,科索沃发生了300多起针对塞族人的暴力行为。施暴者一般不会被起诉。

这些都是实地的现实。但我们都明白,如果没有谈判进程、协议或适当的机制来确保保护北部的塞族人以及留在伊巴尔河以南的少数塞族人,就不可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重温近代史。齐亚德女士今天已经提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日期:4月19日是2013年布鲁塞尔《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签署十周年,该协定的主要规定是在科索沃设立一个塞族市镇共同体。但自那时以来,科索沃当局一直逃避执行该规定而不受惩罚。其余的实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因为普里什蒂纳——我们必须坦率地说——对关系正常化或履行其义务都不感兴趣。因此,阿尔宾·库尔蒂在不授予行政权力的情况下,无理地要求塞族市镇共同体遵守省宪法,成为多族裔社区。在整个期间,科索沃阿族人一直企图用设立一个类似于非政府组织的机构来代替商定的内容,这必须予以反对。只有一个全面的共同体才能确保该省塞族人的基本权利和安全以及他们所居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保护他们的文化特征。最后,这将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取得持久而不仅仅是暂时进展的先决条件。

我们认为,只有在了解库尔蒂先生政策的真正目标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处理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3月18日在奥赫里德就两份文件——关于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途径的协定及其执行附件——达成的口头协议。我们认为,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23/247)对执行这些协定的前景过于乐观。我们回顾,正如塞尔维亚领导人多次坦率声明所表明的那样,贝尔格莱德同意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并在尊

重其红线——即贝尔格莱德不同意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以及根据《布鲁塞尔协定》迅速建立科索沃塞族市镇共同体——的条件下,继续与普里什蒂纳进行对话。

4月23日,普里什蒂纳决定在科索沃北部举行所谓的市政选举,再次加剧紧张局势。尽管占人口多数的塞族人拒绝提出任何候选人,但在美国和欧洲联盟的压力下,选举还是举行了。众所周知,塞族人一致拒绝参与这种对民主程序的嘲弄。然而,微不足道的3.5%的投票率以及缺乏举行选举所需的资源并没有阻止普里什蒂纳宣布完全非法的选举获得成功,并宣布获胜者——四名科索沃阿族人,他们只代表当地民众的一小部分,而该地区96.5%的人都无视这场闹剧。人为的选举进程挑衅性地取代了正常的选举进程,并立即得到普里什蒂纳的西方支持者的认可。美国和欧洲联盟纵容科索沃人事实上篡夺该省北部的权力,并企图剥夺塞族人在面对针对他们的恐怖时的发言权。这样,西方国家继续助长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冲突,并不断在各方面对塞族人施加压力。

例如,在2022年12月对抗最激烈的时候,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国捷克接受了科索沃对欧盟候选国地位的申请。4月18日,欧洲议会批准放宽对科索沃公民的签证,至迟于2024年1月1日生效。4月24日立即审查科索沃加入欧洲委员会的资格也是如此。该审查的组织方式以及某些国家投赞成票的方式比言语更能说明它们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为解决科索沃问题提供框架的第1244(1999)号决议的态度。科索沃特派团也受到来自科索沃阿族人的压力——在其他维持和平行动中,我们的西方同事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认为,科索沃特派团必须能够充分履行其职能,并为此获得必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我们呼吁加快调查2019年5月科索沃阿族警察拘留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以及他因此受重伤的情况。我们必须彻底制止普里什蒂纳任意对待特派团人员的方式,例如俄罗斯公民安东诺夫先生所遭遇的情况,他于2021年12月被地区当局的一项非法决定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显然，西方的主要目标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征服巴尔干，并将该区域各国拉入其中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五国成员关于该区域稳定声明的诚意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点燃该区域战火符合其利益，它们会毫无顾忌地这样做。北约日益增加的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成员违反第1244 (1999) 号决议，通过增加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供应，正在推动逐步建立一支实质上的科索沃军队。华盛顿基本上已将邦德斯蒂军事基地私有化，该基地本是专门为维和目的而建立的。华盛顿正在厚颜无耻地这样做，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所谓的拉查克大屠杀，这场屠杀是为了给北约入侵南斯拉夫提供辩护而策划的，导致该国遭到贫化铀武器的大规模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摧毁民用基础设施。正如欧洲委员会2001年1月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战争对东南欧环境影响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环境遭受了灾难性的破坏。事实是，北约从来不太关心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说的“附带损害”，现在仍然如此，英国向乌克兰政权运送贫化铀武器就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我刚才提到的1999年的事件，我们谨提请注意对科索沃解放军领导人之一哈希姆·萨奇及其同伙的审判，该审判于4月在海牙的一个特别法庭启动。

我们认为，这是恢复正义的最后机会，尽管发生这些不人道的暴行已有25年。我们希望这些罪犯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海牙的法院将不会重复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灾难性错误。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以英语发言)

我的理解是，阿尔巴尼亚已经谈过在会议开始提出的问题。作为主席，我谨就今天所说的话发表一点意见，因为阿尔巴尼亚代表提出该问题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牵涉到主席国，基本上是在指责主席国偏袒，也就是说指责它滥用主席国的特权。

我谨澄清该问题。安理会成员——实际上是两个安理会成员——向主席国提出，请求允许格瓦拉-施瓦茨女士以阿尔巴尼亚语发言。今天，阿尔巴尼亚代表

援引了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44条。我向安理会援引其规则如下：

“任何代表可用安全理事会语文以外的一种语文发言。在此情况下，他应自行安排，译成安全理事会语文之一。秘书处口译人员可根据最先译出的安全理事会语文，将发言译成其他的安全理事会语文。”

格瓦拉-施瓦茨女士不属于代表这一类别。她是根据第39条、而不是第37条发言的。在99%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通报人和发言者是根据第39条受到邀请的，没有任何人坚持以不同于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的本国语言发言。我们认为，本次会议不应该有所不同，这与歧视阿尔巴尼亚语没有任何关系。我已经提到根据第39条以本国语言发言的先例，但是做出这些破例是因为发言者不会说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中的任何一种。

假如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属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本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她将被提供机会用阿尔巴尼亚语发言。但是，今天我们大家亲眼看到，她对英语相当精通。而且我们并没有像阿尔巴尼亚代表今天声称的那样“反对”，而是通过政治协调员网络同会员国进行了协商。这些协商的结果是安理会的一个成员国通告秘书处，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决定——我强调，是决定——用英语向安理会发言。同样的信息传达给了主席国俄罗斯。同样是这个安理会成员国在给秘书处的信息中强调称，如果使用阿尔巴尼亚语发言的请求先于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决定以英语发言的来文到达秘书处，则不应理会该正式请求。因此，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指责主席国不公正的做法。我们是本着诚意履行职责的。

德劳伦蒂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以英语发言)：鉴于我们在谈这个语言问题，我只想正式表示，我对这个首先由科索沃外长提出、然后由主席国和阿尔巴尼亚常驻代表提出的语言问题的理解与阿尔巴尼亚代表提出的解释百分之百吻合。我感谢主席国进一步解释该问题，但是我认为，阿尔巴尼亚提供的解释是

站得住脚的。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立场。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讨论该问题过程中的事态发展。

塞尔维亚外长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达契奇先生 (塞尔维亚) (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文口译由代表团提供)：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语言问题。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我确实记得，先前哈希姆·萨奇和其他发言者曾在这个会议厅用阿尔巴尼亚语发言，所以我很难认为这有什么错。另一方面，安理会成员听到了公民格瓦拉的发言，所以他们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其中揭示的极端程度有了一手了解。从这一点可以清楚看出，科索沃实际上不想对话。科索沃想看到战争和冲突继续。成员们应注意到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在其发言中对塞族DNA的种族主义。她本部门的同事指责她提倡按照国籍进行划分。

我出生在科索沃，而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出生在马其顿北部的斯科普里。因此，她没有资格对我进行科索沃历史的说教。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科索沃没有兴趣进行对话，这一点一清二楚。请允许我引用格瓦拉-施瓦茨女士1998年说过的话：

“阿尔巴尼亚人民曾以为美国人将给他们带来自由，他们想错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应该准备好通过战争来解决科索沃问题。”

这是她在1999年北约进犯之前的言论。

谈到格瓦拉-施瓦茨女士的父亲，她今天没有提到他，我谨笼统地说，从1988年起，塞尔维亚与联邦国家安全局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其他。公民格瓦拉实际上曾指责科索沃掌权方的一些成员曾为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安全部队工作。谈到为什么她的父亲曾担任政治要职，我要提醒她，早在1982年，远早于米洛舍维奇、达契奇和武契奇，她的父亲就与其他阿尔巴尼亚人一样，曾是一名分裂分子，鼓吹科索

沃独立。

那么我们到底在谈什么？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已经表明，几十年来她的政策一直是科索沃独立，如果能够通过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做到这一点，再好不过，但是，如果必须通过战争或冲突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也无妨，因为这最终将会得到她的朋友的接受。由于她提倡通过武装冲突来解决科索沃问题，她的手上沾满鲜血。

2017年，她曾说过，她将提供哈希姆·萨奇和卡德里·韦塞利对其政治对手所犯罪行的证据，他们说她这样做了，这就是为什么她的左右总是有安保人员。

我谨提醒安理会，十年前，我与哈希姆·萨奇和凯瑟琳·阿什顿一起签署了《布鲁塞尔协定》。我在这里。哈希姆·萨奇在哪里？为什么我或武契奇总统没有被指控对某些事情负责？因为我们没有参与任何事情，而她参与了。我感谢她帮助指控萨奇先生和韦塞利先生犯有战争罪，因为我确信他们帮助她收集了受害者家属的证词。

当她谈到种族灭绝时，被指控犯下灭绝种族罪的一方承受巨大的牺牲，有许多受害者。我曾告诉她，1990年代有40000名塞族人住在普里什蒂纳。那些塞族人在哪里？今天，只剩下100或几百人。科索沃监狱里过去曾有10000名塞族人，现在只剩下25或23人。如果像她声称的那样，正在对之实施种族灭绝，那么数字应该颠倒过来。她在说什么呢？

几个世纪来，科索沃的每一寸土地都沾满塞族人的鲜血。她谈论的是血腥的战斗，包括她未曾亲眼所见的科索沃战役。这场战役发生在500年前，发生在塞族人和土族人之间，因为阿族人并不在那里生活。无论如何，第1160 (1998) 号、第1203 (1998) 号和第1199 (1998) 号决议将科索沃安全部队的成员称为恐怖主义部队。

她在谈论其外交政策与欧盟外交政策的结盟。那很有意思。科索沃在耶路撒冷开设大使馆的决定与什么样的外交政策相一致？这是否符合欧洲联盟的政

策? 这是否符合大会的立场? 还是为了让以色列承认其独立, 这对科索沃来说是否必要? 别荒唐了。我们虽渺小, 但不傻。

她在谈论原则、谈论乌克兰。乌克兰并不承认科索沃。她在谈论我们与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的联盟。我们有“开放巴尔干”倡议。我们与俄罗斯有协议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与俄罗斯也有协议? 我知道她告诫它们要加入“开放巴尔干”倡议。她在谈论对选举的抵制。科索沃人民多年来一直抵制塞尔维亚的选举。她可以给那些不知道的人讲讲这一情况。这是一出荒诞戏。如果科索沃是她的, 她会用阿尔巴尼亚语字眼来称呼科索沃, 而不会用塞尔维亚语字眼来称呼科索沃。

谈到犯罪, 我并不想提醒她: Staro Gracko的那些家庭杀过人, 包括儿童。在Klečka附近, 1300人被绑架, 还有人被强奸。科索沃特派团的协商机构已记录这一情况。我不赞成对阿族人或塞族人犯下任何罪行, 但我恳请她: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 我们不要采取选择性的做法。必须将每个战犯绳之以法。选择性和双重标准促使我们讨论据称只对阿族人犯下的罪行, 而公民格尔瓦拉的某些言论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想, 奥威尔会羡慕她的陈述。

许多安理会成员认为, 这也许像一个隐藏的摄像机或一个笑话, 因此我恳请它们记录下来, 以提醒人们一些非常虚伪的事情。科索沃是巴尔干地区最民主的国家。她不仅仅在冒犯塞族人和其他人。如果科索沃可以被视为一个国家的话, 她是否知道巴尔干半岛还有多少其他国家? 科索沃是巴尔干地区最民主的国家。科索沃是巴尔干自由与和平的保障者。的确, 这是几个世纪来的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它与美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作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它与希特勒、党卫军斯坎德培等人并肩作战。科索沃肯定总是站在自由的一边, 是稳定的保障者。

然后, 公民格拉瓦拉说, 当科索沃作出承诺时, 它会信守诺言。这就像一出悲喜剧。安全理事会成员应当查阅10年前的安理会记录。在希拉里·克林顿在

的情况下, 在安格拉·默克尔的支持下, 哈希姆·萨奇、凯瑟琳·阿什顿和我签署了《布鲁塞尔协定》。格拉瓦拉说, 如果某件事没有实现, 那么它就是一场闹剧、一个谎言。这就是她说对的地方。这是一场闹剧。十年来, 科索沃未能组建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 这种情况一直被容忍。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这是国际社会的要求。现在她说, 武契奇先生、达契奇先生和她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 她可能只是重写了她上次会议的发言(见S/PV.9155), 并把我加了进去, 因为上次参加会议时, 她对我并不那么感兴趣。

就我们而言, 我们履行了所有的国际义务, 各国首都都知道这一点。她谈到国际社会对普里什蒂纳的访问。它们向她施压, 要求她组建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 这并非因为她是民主的典范。

她谈到军事演习。自2021年以来, 我们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只有四次演习, 而我们与美国有五、六次演习, 她知道这一情况。她是什么——比教皇更信奉天主教?

她谈到塞族人、塞族世界和大塞尔维亚, 但据我所知, 在科索沃, 11月28日是阿尔巴尼亚国旗日。她所代表选举期间的名单并不承认科索沃旗帜。她在阿尔巴尼亚国旗下接待了国际代表。各位是否认为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不知道她的政治纲领包括与阿尔巴尼亚联合? 阿尔宾·库尔蒂几年前说过, 科索沃寻求独立于塞尔维亚, 而不是独立于阿尔巴尼亚。她现在谈论伟大的塞尔维亚世界, 同时呼吁所有阿尔巴尼亚人团结起来。这是她父亲早在1982年就提倡的东西。当时掌权的是武契奇、米洛舍维奇还是达契奇? 不, 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据说她年轻时喜欢并支持他。现在她在抱怨南斯拉夫安全部队。她讨厌塞尔维亚, 这是非常虚伪的, 但如果她可以利用塞尔维亚, 那么她不会介意。

我这里有一份联合国雇员名单(不包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联合国雇用的240人), 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写着塞尔维亚。但其中123人实际上是塞族人, 而105人是阿族人。她不为此感到尴

尬吗？她在唾弃塞尔维亚，但她却毫不介意在我们的账户上拿到几千美元。其中18人担任P级和D级职位。她知道这些职位的重要性以及塞尔维亚在联合国中的最高地位。她不承认塞尔维亚，她来自独立的科索沃，但在联合国这里，她持塞尔维亚护照工作。她不觉得尴尬吗？如果她拒绝塞尔维亚，也许她应该放弃它。她应该说，她鄙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令人作呕，是一个灭绝种族国家。

我是外交部长，她大大冒犯了我。然而，她的同事和人员的护照上却写着塞尔维亚。我肯定她在这里见过他们。也许他们中的一个正在听我的发言。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承认塞尔维亚，也不知道这些人根据什么原则是塞尔维亚在联合国的代表。

长话短说，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她可以撒谎，但她必须理解，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在科索沃地位问题上有分歧。我们不把科索沃视为一个国家，但她认为是。她有她的方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科索沃。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国家都想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她不同意。我们应该打一场战争吗？

我恳请她使自己的方法与每个人表达的政治意愿保持一致，以便对话取得成功。谈到武契奇总统提到的红线，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武契奇从未签署过协议，因为对我们来说，事实上或法律上承认科索沃为联合国会员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口头上同意执行一些东西，但执行这些协议任何部分的首要条件是组成塞族市镇协会，我们将看看在这方面会发生什么。

她不要和平。她充满仇恨，她想要战争。我们不怕她，但国际社会应该怕她。这正是埃斯科瓦尔先生来的时候所说的，不管有没有库尔蒂，都必须成立塞族市镇协会。我这样说是因为她谈到了这件事，谈到了亚历山大·武契奇和我。

我第二十五次来到这里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从她说话的方式和她认为一位总统可能违背国际社会意愿来看，她可能不会在她的职位上待很久，但那是

她的问题。我们确实想要对话，但我们不希望有人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却因为不这样做而得到奖励，普里什蒂纳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可能会进行很多天的长时间讨论。无论我们有政治分歧和不同的政治观点，我们没有理由不谈。我们当然得谈。但如果我们希望成功，我们就必须有良好的政治意愿，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事实上，我确信，以库尔蒂为首的普里什蒂纳行政当局的代表并非如此。

主席（以俄语发言）：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她发言。

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以英语发言）：达契奇先生今天刚刚展示了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在20世纪90年代称他为“小斯洛巴”，意思是以他的老板和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小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我确实明白他生气了，而且我也懂这种语言。我知道这种语言很久了，因为我在欧洲政坛度过的时间不止两年、三年或四年。

但是，他需要向他的人民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在1999年他如何永远失去科索沃的，而不是重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老调。我认为，塞尔维亚人民不应受到这种待遇。我知道真相令人痛心。他可以引用公元1000年或1500年的文献。但真相令人痛心。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我们需要和他打交道。

谈论我的父亲使达契奇先生的个人想法变得更加清晰。我的父亲是一名作家兼记者，他被谋杀了——被塞尔维亚人主导的国家安全局暗杀了。这是事实。有事实，也有谎言。事实是，前国家安全局是塞尔维亚主导的秘密机构，它暗杀了我的父亲，因为他想要科索沃独立。接受科索沃独立对达契奇先生来说是如此困难，以至于他宁愿接受一名记者因想要和平地宣传他关于科索沃独立的书面作品而被谋杀的事实。

这显示，达契奇先生代表的是旧塞尔维亚，而不是新塞尔维亚。他代表的是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而欧洲和该地区需要的另一个塞尔维亚。因此，塞尔

维亚知道,有他在,就没有融入欧洲的道路,也没有通往他的公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如果他试图让我与科索沃专门分庭联系,让我告诉他,它与塞尔维亚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他说的是科索沃议会设立的特别法庭——因为我们不是达契奇、武契奇和米洛舍维奇统治的塞尔维亚。调查1998年至2000年期间可能犯下的罪行和违法行为是一项主权独立决定。在这方面,必须赞扬科索沃人民的英勇努力,他们从无情的塞尔维亚战争机器手中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是这一机器的一部分。我国政府、我们的国家以及我国公民认可这些勇敢的努力,钦佩英勇的科索沃解放军,他们反对种族灭绝。恐怖分子烧毁了村庄,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婴儿和老人,并且残酷地强奸了妇女和女孩。他们无视一切,甚至欢庆,他们欢庆种族灭绝。他是其中的一份子。无论是在塞尔维亚、俄罗斯还是其他地方,人性沦丧都不能比这更低了。

保卫自己的家人、村庄和同胞的科索沃人民不是恐怖分子。塞尔维亚部队才是恐怖分子,得到他们国家的支持。不幸的是,俄罗斯强加的联合国的封锁阻止了我们击败他们。但是,只有通过联合国会员国的勇气和文明精神,以及我们自己英勇的男女百姓,我们才能够取得胜利。

确实,目前萨奇总统身处海牙,我坚信他将表明,科索沃解放军、他本人以及其他被指控的人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他们是无辜的。达契奇先生关于我在海牙作证的话不值得评论。这根本不是事实。我们建议他读新闻深入一些,而不仅仅是看标题,确实非常值得这样做。

今天,科索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一个主权、民主的国家,是西巴尔干半岛六国之一。这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主权民主国家,正在与一个不断制造问题的邻国讨论我们关系的正常化。对话与科索沃地位无关,因为这一地位是联合国逾115个会员国公认的既成事实。但是,对话是在布鲁塞尔进行关于我们关系的现状和正常化的讨论,是谈判。我们上个月取得了进展,当时我们认为塞尔维亚作出了承诺并接受了欧洲的提议,该提议得到了欧洲联盟和美国的支持。

今天听了达契奇先生的发言,最近几天又听了他的总统的发言,我由衷想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在奥赫里德达成了协议。我们的理解是,我们达成了协议,并将认真致力于执行我们在布鲁塞尔和奥赫里德的两次会议上承诺要做的事情。与此同时,我在听到所有这些发言时心存疑问,这些话更多的是讲给其国内公众听的,而不是本机构。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无法择邻而居。我们将继续这些讨论。无论是与目前的塞尔维亚政治精英还是其他人,我们都将实现我们关系的正常化——因为没有其他选择。

总之,我理解这种挫败感。我理解所有试图用历史来为种族灭绝开脱的举动。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欧洲人,我不准备接受任何这些向后看的论述。我希望在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政府中,有理性的人将占上风,找到方法来对付像达契奇先生和武契奇先生这样的人,他们代表着塞尔维亚的过去,而不是未来。

我可以一直讨论达契奇先生的谎言到深夜,但我不想让本机构进行这种讨论。我就说这么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不能继续讨论到晚上。我们很快在安全理事会还有其他计划。

阿尔巴尼亚代表要求再次发言。由于会议开始像是一场公开辩论了,我将在此对要求发言的代表作出限制,将在他发言后结束会议。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绝对清楚时间有限。我发言不是要回应所有说过的话,而只是要指出一点。

我们所听到的一切表明讨论某些议题会有多么困难,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但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在安理会没有看到双方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时我们看到的的精神。讨论并不总是容易的,但他们同意讨论。3月18日发生的事情绝对是一个里程碑。我认为,我们应该真正努力将当前所发生一切的精神带到安理会,而不是实际去争论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对此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没有人会忘记历史,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向前看。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发生的事情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极其重要,但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也

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讨论取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样的协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协议得到执行。但是, 为了避免安理会产生与布鲁塞尔会议相反的效果, 我重申我们以前说过的话, 即我们不需要一年两次会议。一年一次会议可能就够了。

主席 (以英语发言): 让这种精神占上风。问题

是, 什么精神?

正如我宣布的, 我画了限制线。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对任何想要求发言的人表示抱歉, 但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

下午1时10分散会。